

卢梭教育思想述评

滕大春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卢梭教育思想述评

滕大春 著

卢梭教育思想述评

滕大春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字数 147,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7012·0692 定价 0.80 元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卢梭的时代、生平和斗争纲领	4
第二章 卢梭论天性	26
第三章 卢梭论培养自然人	43
第四章 卢梭论发展天性和教育	63
第五章 卢梭论身体的保育和锻炼	76
第六章 卢梭论感觉教育	95
第七章 卢梭论知识教育	108
第八章 卢梭论道德教育	132
第九章 卢梭论女子教育	154
第十章 卢梭教育思想评价	174
参考书目	

前 言

一、恩格斯于1874年在《流亡者文献》中，称赞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者，说他们的著作是“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肯定“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末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①时隔约半世纪，列宁于1922年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则说：“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又说：“不敢同十八世纪（资产阶级还是革命阶级的时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结成联盟，就无异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因为通过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同德列福斯一流人物结成‘联盟’，是我们为了同那些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蒙昧主义作斗争所必要的。”^②——在这里，革命导师既教导我们对老无神论者应持的正确态度，又告诉我们对一般的资产阶级历史遗产，必须批判继承，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老无神论仅是一例而已，对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先进思想，都须如此。为什么？列宁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③再清楚不过，我们不但要珍视老无神论者的政论，还要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1—59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5、607页。

③ 同②第605页。

一反三,珍视启蒙运动家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多方面的宝藏。

二、在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巨子中,卢梭不是无神论者,是自然神论者;不是唯物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但是,就自然神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讲得最精当,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①。卢梭虽持唯心主义哲学,却也曾激起惊天动地的巨变。他说人们由于共同订立契约才组成社会,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但是史家公认从卢梭于1762年问世的《民约论》,到美国于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再到法国于1789年发表的《人权宣言》,是一脉相承的,美、法两国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都在某种程度上得之卢梭的启发。卢梭的神学思想比不上狄德罗、爱尔维休的无神论,但《爱弥儿》的反教会的精神无比高昂,出版后立即招来残酷迫害,不但原书遭受焚毁,卢梭也不得不流亡域外。这一切刚好表明自然神论的威力,证明它狠狠地戳到僧侣的痛处。更为重要的是卢梭不仅泛泛地反抗封建主义制度,还极为突出地反对封建文化教育。他于1755年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于1761年著成的《新哀露伊斯》,于1762年发表的《爱弥儿》,于1773年为波兰政府拟定的建设规划,都是他在教育领域的极锋利、极生动、极富于才华的宏论,给封建主义旧教育敲起丧钟,给资本主义新教育指出方向。它们曾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蒙昧主义,代表着教育范畴中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这些文献不啻人类教育发展史中的里程碑,是值得我们进行系统研究的。本书谨作抛砖引玉的尝试,供国内同志参考。

三、本书共十章,第一章叙述卢梭的时代、生平和斗争纲领,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页。

求理解他的教育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叙述卢梭的天性论，是理解他的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第三章叙述卢梭关于自然人的理想，是他的教育目的论；第四章论发展，第五、六、七、八各章分论体育、感觉教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是卢梭的理想的教育程序、内容和方法；第九章是卢梭关于女子教育的理论；第十章分析和评价卢梭的教育理论体系。

四、著者限于理论水平，内中错误之处，请不吝指正。

著者于河北大学

1984. 4. 20.

第一章 卢梭的时代、生平和斗争纲领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运动。它加速了旧社会的崩溃，它促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来临，它的历史地位是值得推许的。启蒙运动者揭起“尊崇理性”的旗帜，对于压迫人权的封建政治进行致命的抨击，对于陷入于愚昧的宗教迷信进行彻底的谴责，对于荒淫堕落的风俗习尚进行无情的清算，并且对于戕害天性和因循守旧的文化教育进行根本的唾弃。这一场异常深刻和异常剧烈的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搏斗，的确是一场生死的斗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最为透彻：“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他又说：“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诚然，启蒙运动对于法国大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启蒙运动者是法国被压迫者反抗封建压迫的先锋队。

启蒙运动的伟大旗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在摧毁封建堡垒上是有丰功伟绩的。他跟腐朽恶浊的旧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4、405页。

会展开的肉搏战，真是无可比拟的勇猛而坚决。他对准法国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的种种罪恶传统，如社会政治、宗教文化、家庭婚姻等，发动了全面的总攻击。他的著作都可视为历史发展的里程碑。透过卢梭的言论，最能理解当时社会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能理解封建社会罪孽的深重。至于在教育范围内反封建斗争的表现，更要首推卢梭。在启蒙运动的领导人中，无论伏尔太、孟德斯鸠或狄德罗，没有任何人象卢梭那样集中而大胆地揭开了封建教育的丑态和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卢梭论述教育的《爱弥儿》正可和他论述社会政治的《民约论》相比美，两者同样是文化发展史中的不朽之作。所以卢梭不愧是近代进步教育思想的大师，他的教育遗产是需要分析研究以便批判继承的。

本章且把卢梭的历史时代、他的反封建斗争的事迹和他反封建斗争的基本纲领，略一叙述，以为研究卢梭教育理论的锁钥。

一 卢梭的时代

理解启蒙运动者卢梭的生活时代和社会背景，是理解卢梭全部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关键；而理解这历史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和阶级斗争的激烈，必须理解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同封建制度不能相容的紧张情况，必须理解法国第三等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壁垒森严的对峙局势。再则，由于卢梭特别着重向封建的文化教育挑战，我们还须理解当时的世道人心和教育设施。这样，自能掌握卢梭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它的历史意义。

法国当十八世纪后半，虽则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工商业的发展是显著的。那时法国的工商业虽不能和英国相比，但就欧洲大陆来说，却是先进的。法国的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都已露出头角，手工工厂常有数千工人的规模，个别工厂并且有了新式技术装备。同时，法国的商业日益扩张，在国际市场上，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

二位。很明显，在封建的法国社会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而且史家认为：法国还有条件使工业象英国那样地发展。不幸，这日益成长壮大和具有光明远景的资本主义生产，竟被封建政治给牢牢地捆绑了。在封建枷锁下的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不能形成繁荣兴盛的国内市场；封建行会限制产品改革和约束产量增长，成为工商业迈进的障碍物；封建割据下的关卡林立，捐税繁重，更把工商业缠磨得无法顺利进展；……这些都迫使法国的生产事业不得不甘居落后。资产阶级要求从这重重魔障中获得解放，是历史所注定的。资产阶级怎样挣脱这根链条呢？那只有取得政权。因为就经济而言，资产阶级的财富是超过统治阶级的，宫廷和国库曾不断地向资本家借债度日；就文化学术而言，资产阶级比封建统治阶级更有教养，他们精通科学，并使科学促进生产事业的成长。但是这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却没有政治权利，法律不保护他们的财产，这才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榨和巧取豪夺的对象。无可辩驳，法国资产阶级为着工商业生产的广阔前途，它的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使命是必须胜利完成的。

当时法国的统治阶级以国王为首，还包括僧侣（通称为第一等级）和贵族（通称为第二等级）。这一小撮特权的享受者垄断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和财富，过着纵情声色和奢侈淫佚的寄生生活。他们更利用军队、警察和监狱，来侵犯被压迫者的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卢梭生逢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国君。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一语，道出当时专制淫威登峰造极。路易十五继续作威作福，妄图扩大君权。所有被压迫者在当时称为第三等级，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和城市贫民等广大群众队伍。资本家不能自由地发展工商业，已如上述；但是更苦的要算农工大众。因为“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已成为悠久的传统，所以农民是没有土地的。他们以租佃方式耕种领主的田地，不但要给领主交纳高

额的地租，还要向教会交付什一的重税，政府更勒索他们交给所得税，其他繁重的封建劳役更谈不胜谈。除去这些封建剥削外，资本主义也向农民施行榨取，高利贷就是最突出的事例。在这双重压迫下的一般农民，真是赤贫如洗。无怪饥饿是法国农村经常的客人。工人同样是贫苦的，每天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工作达14或16小时，尚谈不到养家糊口，只好在生命线上拼死挣扎。对于这种苛虐的暴政，卢梭曾切齿痛斥道：专制暴君绝不是统治人民而使人民幸福，乃是使人民贫困以便统治他们。我们从这激愤的言词，就不难测知当时政治的黑暗是如何令人发指了。

法国在十八世纪仍是农业国家，土地兼并成风，豪强劣绅横行，土豪恶霸欺压善良、使贫苦人民难以生存的情况，在《爱弥儿》中被卢梭刻画得活灵活现。当爱弥儿长大成人之后，他要娶妻以生男育女，要取得土地以维持生计。但解决土地问题是太不易了。卢梭说：“你要获得自己的土地，你去何处找寻呢？你能站在遥远角落说：‘我在这里就是我自己和我那土地的主人么’？谁知道在哪里才能过自由、独立的生活，自己不虐待他人，也不担心自己受到虐待呢？你认为能够很容易地寻得永远诚实作人的地方么？假如真有一块地方，在那里人们不靠阴谋诡计、法律词讼、依权恃势，单凭个人双手劳动和农田耕作，就能过那安全而合法的生活，那该多好。但是，在哪里能有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们敢说：‘凡我挖掘的土地便属我所有呢’？在选择这块乐土以前，你确信你将获得你所渴望的安宁；但你须防范循私废公的政府、迫害成性的教会以及丑恶腐败的风习，前来扰害你的安宁。你须抵制苛刻的捐税，免叫它吞食你的劳动成果；还须抵制无穷无尽的法律诉讼，以免耗尽你的资财。你须要过正当的生活，不卑躬屈膝地干求长官、僚属、法官、教士、有钱有势的邻居以及形形色色的坏人。倘若你对这起害人之徒失于防范，他们就会来麻烦你了。比以上更重要的是避免

富贵之人向你施威。要切记，他们的家产或许和你的葡萄园接近，一旦不幸这起贵人在你的茅舍近旁购置或修筑房屋，你务必提防他们制造口实，借侵占你的家财来扩大他们的财产，或于一旦之间在你的土地上修造宽大的马路。”^①看！当时暗无天日到何等地步！

我们通过上面的叙述，已能看到当时法国封建制度怎样障碍着生产事业的发展和造成深刻的阶级矛盾。同样可悲的是：在专制淫威之下的世道人心，呈露着一片暮气沉沉的惨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近世欧洲的影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曾使众多国家得自中世纪的腐朽观念和宗教迷信，受到了暴风骤雨般的扫荡。但法国封建势力雄厚，作为封建贵族精神支柱的天主教，备受推崇；新教胡格诺派遭到长期杀戮。法国人几乎达到“心死”之境。象笛卡尔那样头脑深邃的哲学家，并且是曾对科学作过巨大贡献的人，却同样维护宗教的权威。英国的培根以唯物论的基础，呼吁破除偶像，呐喊“知识就是力量”；洛克注重身体和感觉的功能，以经验主义相标榜；他们都远远走在法国的前面。英国、法国隔海相望，面目却全然不同。法国由于君权膨胀，讲究繁文缛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切风俗文化，把人们的言论举止紧紧地范围在成训之中。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中，明确指出科学和艺术败坏了人类之善，无异是道德的毒素。他说：“艺术、文学和科学把人们最初的自由的感觉给摧毁了，而人乃是为这种自由而生的，它们使人们安于自己的奴隶状态，以便成为所谓文明民族。”^②他又说：“我们心灵的破坏，正和艺术、科学的进步，成

① Rousseau, Emile or Educatio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3, P. 420. (以下该书的引语，都用阿拉伯数码注明原载该书的页数。)

②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0, P. 131.

为正的比列。”^①卢梭在《爱弥儿》中还说：“各种建立在侈靡和虚节之上的风尚、时俗和风俗，把人们的生活过程局限于最不幸的整齐划一之中。我们所企盼着向别人夸耀的愉快，乃是不复存在的愉快，我们本身既未曾享受它，别人也未享受到它。”(316)又说：“偏见、权威、需要和范例等一切我们所投入的社会环境，都把人的天性给摧毁了。”(5)更说：“我们的智慧全是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都含在控制、抑制和压迫之中。文明人自生到死，都不能不为奴隶。婴孩被捆绑在襁褓之中，死尸被钉封在棺槨之内。人的一生都受着习俗制度所囚禁。”(10)试想那时的人心是怎样为习俗所累和为成规所囿，人生是怎样显得暗淡枯萎哩！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启蒙运动骤起法国，成为十八世纪法国所不可缺少的历史过程，道理就在于资产阶级不在思想意识上翻身，很难在政治、经济领域翻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当时的法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②是千真而万确的。

谈到这种封建社会中的教育，那更是戕害天性和灭绝心智的把戏。原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是借希腊、罗马的古籍，来学习古人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精神。不料以后却陷入崇古的泥潭，力求熟读已死的古文（即拉丁文）和摹拟西塞罗的文体，不再把兴奋点放在解放思想和探求真理上边。这种玩物丧志的歪风邪气使青年抱残守缺，以致非罗马名著所曾用的文章体例、华美词句以及掌故趣事，不敢冒用，甚至把西塞罗的片语只言视为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早期的古典主义曾是焕发人类青春的精神营养，这时的古典主义竟然堕落为荼毒人类心智的精神桎梏。卢梭刚刚赶上这股历史逆流。

①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0, P. 133.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就在这时，法国教会统治着法国教育，天主教耶稣会派的学校是神学婢妾，是不消提的；新教学校同样不高明。十七世纪冉森派主教克利安，以重视教育见称；但这位新教徒宗奉奥古斯丁的宿罪论，认为“儿童尚未出生以前，他的灵魂早已为罪恶所掌握”，受洗只使他暂时向善，并不能永保其善。唯一的止恶方法是教师严予监督。克利安的神学偏见驱使他采取极为特殊的教育方式。他要求父母把孩子完全地献给学校，割断和儿童的日常接触；教师不但白天与儿童形影不离，夜间也与他们共寝共眠，进行不眨眼的侦察监视。学校课程全为神学所侵蚀，要求心育高于脑育，德育重于智育。学校课本和读物都须从宗教和道德角度，加以苛细审查，凡能引起疑义的篇章统统删除。卢梭在《爱弥儿》中，曾用大量事例描绘和抨击这种操纵在新旧教教会羽翼下的教育的丑态。“儿童在妇女手中度过六七年，成了他自己和妇女们浮动意志的牺牲品，并且当她们已经教他各种事体，使其记忆力负担了各种无意义的文字或对他无益的事物以后，当她们给他养成的情欲把他的天性窒息以后，这矫作的小把戏便被送到教师之前，教师接着把儿童养成的矫作性根，给完全地发展起来；他教他种种知识，却不教他如何自知、自制、求生致福的方法。最后，当这幼稚的奴才或暴君头脑里充塞着空洞的知识，身心俱极脆弱，一旦被投入社会时，他那软弱无能、骄人傲物和其他种种恶德，便完全显露出来。”（16）再清楚不过，封建教育是荼毒人心的勾当。

这种教育引起启蒙学者普遍的痛恶。按文艺复兴给欧洲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原是叫人从尊重神权向尊重人权方向发展。启蒙运动者在尊重人的价值方面，又特别重视理性的启发，标榜“意见决定一切”，认为人人觉悟提高了，思想进步了，社会就会改善了。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主旨就在传播新颖思想和科学知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也因如此，他们无不重视通过教育进行启

蒙工作。狄德罗和爱尔维休力求政府取代教会而举办学校，刷新教育内容；然而力量微弱，没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卢梭则大声呼吁，要求世人热切关怀教育这桩无比重要的大事，并痛斥当时教育的惊人荒诞。他在《爱弥儿》序中说：“尽管有许多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完全是为了有益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忽视了。我阐述的这个问题，在洛克的《教育漫话》问世以后，一直没有人谈论过。我非常担心，在我这本书发表之后，情况仍然是那个样子。”又说：“很多教育著作充满着言之无物和毫无用途的论证，大谈主观想象的儿童职责，却只字不讲教育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课题：如何从婴孩过渡到成人阶段的桥梁问题。本书如果有它真正有用的部分，那就是我对于这种确是十分重要而竟被其他著作完全忽略了的问题，肯于不顾旁人吹毛求疵和自己的表达困难，而进行了详尽的论述。”(379)的确，卢梭曾用锐利的文笔，大力揭露旧教育的丑剧，曾比狄德罗、爱尔维休引起人们对教育问题更深切的重视，因而所曾起的革故鼎新的作用也更大。

总之可知，形形色色阻碍生产事业发展和陷溺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桩桩件件闭塞人智而使人心颓废萎靡的风俗习尚，连同举不胜举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摧残儿童青年身心发展的教育设施，是卢梭时代的特征。它们有如毒蛇般地缠磨人类社会，使它日趋腐化和日趋灭亡。当时的第三等级是摧毁这种封建社会的革命力量。不过，由于当时工人阶级还只是“前无产阶级”(恩格斯语)，还不能作出独立的政治行动，因而第三等级便在那正在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下，酝酿了革命。卢梭和其他启蒙学派的显赫战士一样，都是在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革命前夕，从思想理论的宣传鼓动方面和封建统治者短兵相接的。他呼吁天赋人权，他攻击专制政权，他痛斥教会迷妄，他要求天性解放，终于促

成了革命的到临，使资本主义在法国以及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巩固起来。显然，通过对于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叙述，是认出卢梭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贡献的。

二 卢梭的生平

卢梭名让·雅克(Jean Jacques)。他的祖先原是巴黎的书商，因笃信加尔文派新教，不容于天主教，遂于十六世纪为着信仰自由而迁居瑞士的日内瓦；卢梭就在 1712 年生于日内瓦。卢梭的父亲是手工业者，以修造钟表为生，是思想先进而感情丰富的爱国主义者。卢梭描绘他是“共和之邦的公民和爱国热狂的父亲”。卢梭自幼便从他习染到浪漫的性格，养成读书的爱好。在诸多读物中，给予卢梭影响最深的是古代希腊普洛塔奇的《英雄传》。卢梭曾说：“由于这种有趣的阅读，以及父亲和我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便养成我那自由和民主的精神，养成我那高傲而不受屈辱的性格，这种性格不能为环境所容，便是我终身不遇的原因。我头脑中不断为罗马和雅典伟人的思想所盘踞，我仿佛在和他们为伍一般；我自身又是共和之邦的公民和爱国狂热的父亲的儿子，我已为父亲的身教所感召了；我相信自己就是希腊人或罗马人了；我已将自己与书中的人格融为一体了；当我想到那令人神往的伟人杰士的坚忍和无畏时，不觉间竟双目炯炯而声音雄壮。有一日，我在桌旁叙说斯开瓦拉的事迹，在座的人们全都惊讶地看到我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的炉火之上，来表演这位英雄的动作。”^①不料，十岁的卢梭竟和父亲离别了。他那一畏豪强的父亲因为和军官发生冲突，不得不远走他乡了。

卢梭生而丧母，此刻又失去了父亲，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他

① Rousseau, Confessio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1, Vol I. P. 5.

在舅家寄居两载，受到良师兰贝色尔的启迪教导，很得实惠，乃是卢梭一生中所受的正规教育。以后，他被送到公证人事务所去学习，卢梭厌烦这种教唆词讼的勾当，遂改习雕刻业；不幸，由于师傅的打罚，又被迫而放弃这桩由衷喜爱的手工职业。他说：“我本非不喜此业，我对于绘画极所爱好；我每逢举起雕刻刀便感觉愉快；和钟表业的技术相比，雕刻的技艺很是简单；因此我想锐意学习，养成绝技。如果没有师傅的凶暴和过分压迫，以致使我厌恶得不能工作，我一定可以偿愿。”^①卢梭抛弃这桩工作是有不胜依恋之情的。

1728年，16岁的卢梭被迫开始了流浪生活。在颠连困顿中，偶经天主教士彭佛和劝导新教徒改宗旧教的华伦夫人的规劝，他轻率地由新教而改奉旧教；不过，这并未使卢梭对于天主教发生真正的信仰，反而增加了他的厌烦。他自是继续飘泊，曾经充当伯爵的仆役，曾经担任旅行瑞士的希腊教僧的文牍，曾经作法国驻威尼斯使馆的随员，而且曾经和华伦夫人热恋。其中最足叙述的是他和华伦夫人恋居山村数年，无时不以刻苦自修方式读书求知。他自言当时读书几乎成狂，虽在百忙之中，口中尚诵读不辍。他聪颖过人，又苦心钻研思考，学识大为进步。再则，他寄居巴黎时，结识狄德罗、伏尔太、达兰贝尔、葛利穆、孔狄亚克等启蒙学者，并参加《百科全书》撰写工作，思想深受启发。1740年，他在里昂任马布里家的家庭教师，马布里更是当时有远见卓识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这前前后后，卢梭还接触了荷兰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和英国哲学家休谟。这些法国的和欧洲的硕学之士，给予卢梭的启发非同小可和非比寻常。他在马布里家任教师为时不久，便不欢而散，但大大触发卢梭对教育课题的浓厚兴趣。卢梭由自学而博览群书，古代

^① Rousseau, Confession,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1, Vol I, P. 25.